景德傳燈録　九十

日

日之函入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
5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人一十三人見錄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

洪州黄檗山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讚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衞國道禪師

鎭州萬歲和尚

文庫 17 W17 5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麿氏寄贈
010185192780

洪州東山和尚

高安無畏禪師　　東巖道曠禪師
邢州素禪師
唐州大乘山吉本禪師　　小乘山慧深禪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禪師　　禎州羅浮鑒深禪師
洪州九僊山梵雲禪師　　百丈山涅槃和尚
江州廬山操禪師
越州禹迹寺契真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潦山藏術禪師
昇州祇闍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大于和尚

已上一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虔州處微禪師

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壽州良遂禪師

新羅國無染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　　莊嚴寺光肇禪師
舒州景諸禪師
澧州幕輔山昭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六人見錄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
柏林院閑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百丈懷海禪師第三世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

同未悟無心亦無無法只是無虚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潙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刱院多取決可對云潙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即華林和尚也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謦欬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座來即祐師也頭陀云此正是潙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

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卻山子也遂遣師往潙山是山峭絕夐無人煙師猿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師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

修ノ證の問答

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
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
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
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眞悟得本
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
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
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
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計以
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

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
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
云莫只這箇便是麼師云這箇是什麼仰山云大好
燈籠師云果然不識一日師謂衆云如許多人只得
大機不得大用仰山擧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
麼道意旨如何庵主云更擧看仰山擬再擧被庵主
踏倒歸擧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
頭擲卻火抄拊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麼人喚來
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
點頭東使聞云將知溈山衆裏無人臥龍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普請摘茶師謂

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為衆說法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玄沙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玄沙云大小潙山被那僧一問得百雜碎雪峯駭之乃休）師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

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卻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二月中問答）師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塑師云停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麼院主無

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一圓相問何似這箇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師云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僧云還見月輪麼師云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卻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

牛無汝下嘴處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卻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柏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這箇柏樹子師卻指背後田翁云這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

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師云
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
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
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僧
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
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
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擧
似潙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
子勘破仰山便擧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
什麼處是潙山勘破仰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

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
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
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
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僧云不
作潙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潙山一頂
笠師即蹋之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
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此時喚作
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潙山僧喚作
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潙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
難酬離卻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

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敕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黄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黄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張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

啓發乃往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絶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云只解作賓不解作主師扣三

下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
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
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大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
界總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聻師便戴笠子而去後
居洪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
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請師
至郡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
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會猶較些子若
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
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

掛錫十年棲蜀水　浮盃今日渡漳濱
一千龍象隨高步　萬里香華結勝因
擬欲事師爲弟子　不知將法付何人
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
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散云
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腳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
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腳時或遇草根
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
袋盛米供養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
事也汝等既稱行腳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

國内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横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實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入門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敕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於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彷彿南泉拂袖而出後

住淛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向前立師便下座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毎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有僧辭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西師云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後擧似洞山洞山云闍黎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樂普云行說俱到即本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後屬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闢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

結茆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為四衆所知創建精
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
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
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卻打師一拄杖
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
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有偈示衆曰

大道虛曠　常一真心　善惡勿思
神清物表　隨緣飲啄　更復何爲

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皇朝重加修飾賜額
曰壽昌庵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
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師云闍黎向什
麼處去僧云臺山去師豎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卻
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對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
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見無左
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莫謗老僧
在這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云汝道老僧
在什麼處僧豎起一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澧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
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即答汝西

來意。稽曰近白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
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即仰山也）沙彌後舉問耽源如
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後問
溈山如何出得井中人溈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溈山
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
名溈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蘗山受
業聽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
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
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于百丈禮而問曰學人

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
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
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
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溈山也師躬
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
諸人總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卻
傍家走怱怱如渴鹿趁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
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
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
安在溈山三十年來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

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趂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

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這箇是五蘊師云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遶師三帀師云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云好箇法堂只是無人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

刀斧痕入問師佛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蘗寺示疾而終塔于楞伽山敕謚圓智禪師證眞之塔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卻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師去垢師乃撫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

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得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座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沐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

思惟叡旨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座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座主幾夏耶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禪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卻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卻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這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欄裏失卻牛

京兆衞國院道禪師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溈山代云小小狐兒要過即過但知還用疑作什麼）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出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鐼盛鉢措令侍

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鎭州萬歳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
第一 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也
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其
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
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耶小師云十年師云不
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
喝云這打野榸漢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座煎茶次
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

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
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
瑫卻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
別有也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
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
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
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
與青天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
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郎今郎
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于還

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師云輔弼宗師不廢
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
師意爲同爲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
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
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仰山汝名
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曰只在目
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
曰喫茶去

前潭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
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這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
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
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
方又來這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
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
只是無光燄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太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語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黄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

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敕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

州華林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初謁惺禪師惺問曰何所而至眞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惺雖默然眞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黃瑜請於龜山開剏一日示衆曰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

心本絕塵何用洗　身中無病豈求醫
欲知是佛非身處　明鑑高懸未照時

後値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

明月分形處處新　白衣寧墜解空人
誰言在俗妨修道　金粟曾爲長者身

其二曰

忍僊林下坐禪時　曾被歌王割截支
況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

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敕謚歸寂禪師塔曰祕眞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

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潙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卻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座位被人奪卻師曰三日若來卽受救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遭賊意如何清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又手近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潙山得寂問曰和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敬得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校譌

第十五紙第六行（口北藏誤作曰從南藏改正）

音釋

著（署音）　楔（待骨切）　夐（翾正切遠也）　橡（似兩切櫟實也）　渟（唐丁切水止也）　泞（直呂

切也瀺駭下楷切驚也橛其月切木段也鶖此由切鳥名傜餘招切盥漱盥古玩切漱先奏切褰起虔切摳衣也脛胡定切脚脛也吥乃倚切指物聲也棙里計切坂甫遠切闋苦穴切終也箒之酉切篲也拊斐父切拍手也薙丈几切芟也膊伯各切肩膊也鐼訓音小錊也搘章移切榸卓皆切枯木根也玢筆貧切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第九卷　計字八千六百六十箇
該銀四兩五錢
歙縣沙彌海潮對　吳門徐普書　眞州劉文元刻
萬曆乙巳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六十一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 一十二人見錄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日子和尚
鄂州茱萸山和尚
洛京嵩山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行者甘贄

資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宣州刺史陸亘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三人見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

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靖禪師

潞府淥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

甘泉寺曉方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奐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杭州刺史白居易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新羅國忠彥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呂后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録

鎮府普化和尚

鎮州上方和尚一人

無機縁語句不録

京兆興善寺惟寛禪師法嗣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光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漳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録

嘉禾藏廙禪師

羊腸藏樞禪師一人

無機縁語句不録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

鎮州常貞禪師　鎮州奉先義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六人 四人見録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勃

已上二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

雲水和尚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唐襄州節度使于頔一人無機縁語句不録

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黄州齊安和尚

懷讓禪師第三世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縁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

處秀光未發時向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雖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没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

拖出死屍著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更拗直作曲耶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闍黎眼瞎耳聾作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

百丈竿頭不動人　雖然得入未爲眞
百丈竿頭須進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

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
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
麼彼云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
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
曰

學道之人不識眞　只爲從來認識神
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身

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
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
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

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
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
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
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什麼未
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爲善知識師
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
證大涅槃師有偈曰

摩訶般若照　解脫甚深法　法身寂滅體
三一理圓常　欲識功齊處　此名常寂光

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

曰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
言與云恁麽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
麽即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又曰大德是何言與云
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
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敢
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
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
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
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
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

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
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
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
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斬爲兩斷兩頭俱動佛性在
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
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
師曰酌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
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
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
云

最甚深　最甚深　法界人身便是心
迷者迷心爲衆色　悟時刹境是眞心
身界二塵無實相　分明達此號知音
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
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
僧亦誦得云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
眞誦無響眞聽無聞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
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
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乃有偈曰
滿眼本非色　滿耳本非聲　文殊常觸目

觀音塞耳根　會三元一體　達四本同眞
堂堂法界性　無佛亦無人
僧問南泉云貍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
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
僧曰貍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
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學
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
虛空問萬象　萬象答虛空　誰人親得聞
木叉丱角童
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

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僧問向上一路
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
州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
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仰山云
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
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蹋倒仰山仰山云直下似箇大
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謂爲岑大
蟲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
自種田割稻否僧云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
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如因地而倒

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令秀上座問云南泉遷化
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
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
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
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上座擧似三聖三
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
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
一則語可謂光前絶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
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
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

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
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
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
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
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
則總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理如
何師偈曰
礙處非牆壁　通處勿虛空　若人如是解
心色本來同
又偈曰
佛性堂堂顯現　住性有情難見
若悟衆生無我　我面何殊佛面
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
第八爲大圓鏡智師有偈曰
七生依一滅　一滅持七生　一滅滅亦滅
六七永無遷
又有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
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爭柰動何師云汝豈不知
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
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

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
誰問山河轉　山河轉向誰　圓通無兩畔
法性本無歸
講華嚴大德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
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
假無云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
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
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元
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
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

中內現眞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
以眞金像爲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
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
如死人眼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
善財爲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
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
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
界是你心云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
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
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入問和尚即隨因

緣答總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卽睡健卽起云教
學人向什麽處會師曰夏天赤骯䯝冬寒須得被問
僧什麽處去也師有偈云
不識金剛體　却喚作緣生　十方眞寂滅
誰在復誰行
南泉有眞讚云
堂堂南泉　三世之源　金剛常住
十方無邊　生佛無盡　現巳却還
南泉久住投機偈
今日還鄉入大門　南泉親道遍乾坤
法法分明皆祖父　迴頭慙愧好兒孫
師答曰
今日投機事莫論　南泉不道遍乾坤
還鄉盡是兒孫事　祖父從來不入門
師又有勸學偈云
萬丈竿頭未得休　堂堂有路少人遊
禪師願達南泉去　滿目青山萬萬秋
因臨濟和尚云肉團上有無位眞人師乃有偈云
萬法一一如不用揀　一一如誰揀誰不揀
卽今生死本菩提　三世如來同箇眼

師誡人斫松竹偈云
千年竹　萬年松　枝枝葉葉盡皆同
爲報四方玄學者　動手無非觸祖公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擧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擡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麽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已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

云有什麽仰羨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麽僧云不為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麽休歇但時中不用掛情情不掛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辭一老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纔禮拜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入方丈　一日師謂眾曰語是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間一句

亦無僧問正因為什麽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入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亦名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麽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麽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麽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

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却返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卽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窓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檗黃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救火黃檗開門捉

任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卽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麼師曰沁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沁什麼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

何處青山不道場　何須策杖禮清涼
雲中縱有金毛現　正眼觀時非吉祥

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

堂示衆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
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
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
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
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
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有一點也又有
人與師遊園見兎子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
什麼兎子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僧問覺華未發時
如何辨眞實師曰開也僧云是眞是實師云眞是實
實是眞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闍梨有

分僧云某甲不招納是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云
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
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
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座主講什麼經對云講涅
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
云是什麼義座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
石義便道無大衆晩參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
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拋塼引玉却
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什麼便收伊
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什麼處却成墼子去）

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槧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槧子也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勘破這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云已知去處

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

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也不短

有僧寫得師眞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卻眞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

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

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耶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舉師便舉前

語僧指傍僧云這僧作恁麼語話師乃休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彴師云汝只見掠彴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來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答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彴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掠彴〕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這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

牀立僧云莫即這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
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呈之師云知恩
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
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這箇始稱得
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
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久矣師云闍黎若不
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
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生兜率晝
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
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

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鵶爲什麼飛去
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是什麼語話院主却問鵶子爲
什麼却飛去師代云爲某甲有殺心在師托起鉢云
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
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
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云和尚
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僧云某甲道不得請和尚
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
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
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擧似雪峯雪峯

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
知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
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
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
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這裏不著客作漢僧問
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這莫便是否師
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
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為人師云願汝常見毗
盧圓相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末上入曰大
善知識為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是れ趙州の人を接する師例乎

日真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
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
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
間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
什麼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
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
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便道老僧平生用不盡
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
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
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一串念珠數不盡後諡真際大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座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闍黎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麽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黄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僧云恁麽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渉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爲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虚空裏釘橛觀云虚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麽著打）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見箇住處諗曰什麽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麽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麽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師

曰只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之曰為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云非但某甲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為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敕賜額曰安國禪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嘷臨濟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廻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驀按鋤廻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蹋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云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中夜於僧堂前叫賊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僧堂內出被師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即是不肯承當師有偈示衆曰

三十年來住子湖　二時齋粥氣力麤

無事上山行一轉　問汝時人會也無

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為什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

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
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
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宣州陸亘大
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缾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缾不
得如今不得毀缾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
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
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
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三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座面前
云請上座施財上座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

麼道争得某甲錢却將出去上座無語又於南泉設
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為
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
泉却到厨内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
和尚入雪峯隔籬掉過衲衣甘便開門禮拜有住菴
僧緣化什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
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
甲山妻亦合住菴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什
麼處來僧云溈山來甘云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
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僧云借

事明心附物顯理廿二云且歸潙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趂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諲即徑山第三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聞茫然禮辭遊方至潙山方悟玄旨乃師潙山宗禪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謚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幼厭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五洩山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任龜山爲第二世也師嘗述二偈其一曰

滄溟幾度變桑田　唯有虚空獨湛然
已到岸人休戀筏　未曾度者要須船

其二曰

尋師認得本心源　兩岸俱玄一不全
是佛不須更覓佛　只因如此更忘緣

師咸通十年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敕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　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章敘訖　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酬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

受東都凝禪師入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讚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即與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竪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潙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冑全具潙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潙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潙山以手揖云諾諾師後參永泰方喻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嘗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

又却頭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
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
者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示之玄覺代云老兄家放却又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
自謂降魔纔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
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
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
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

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
城市或塚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
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答云來日大
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
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迴顧者卽
展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
生菜飯臨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
乃休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留與後人師見馬步使出
喝道師亦喝道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
曰似卽似是卽不是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

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什麼處
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
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因說普化每日
在街市中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師入
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
便喝師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
廝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師唐
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箇直裰人或與
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
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
明日去東門遷化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
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
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
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
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嘉禾藏廙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
親往長沙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二年於武
陵開元寺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
總門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龍牙告之曰蘊界不眞
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　于言領

悟迴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前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言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師辭歸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謚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會也無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露鋒僧云為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

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

擧手攀南斗　迴身倚北辰　出頭天外見

誰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黄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又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

猛熾燄中人有路　旋風頂上屹然棲

鎭常歷劫誰差互　杲日無言運照齊

師後居鳳翔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

校訛

第三紙五行智南北藏作法 第十五紙十一行衆下南多云字 第十八紙十二行起下南多茱字

音釋

贊脂利切 奐呼玩切 庾羊至切 顥胡老切 殞羽敏切歿也 骴䯧骴音矻䯧音瀝 沁七鴆切水名 甓古歷切磚坏也 掠彴掠力灼切彴式灼切黃木度水曰掠彴 撲普十切擊也 嘷胡刀切 謓伊眞切 援于元切牽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第十卷 計字一萬一千一百五
十箇該銀五兩八錢
歙縣沙彌海潮對 吳門徐普書 溧水芮[illegible]刻
萬曆乙巳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